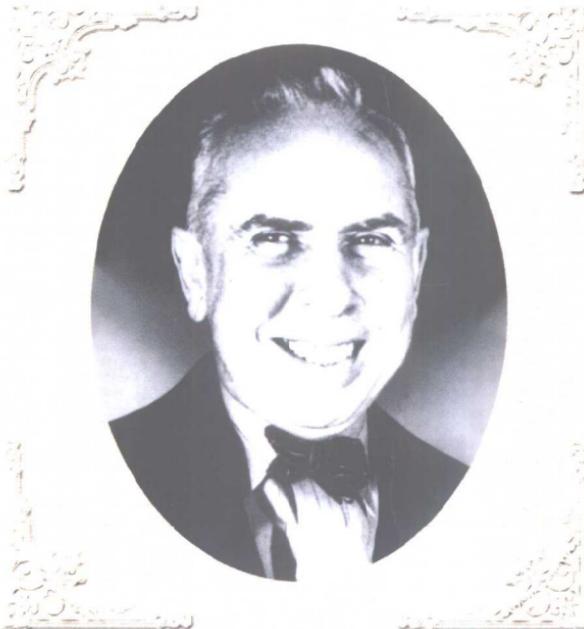


外国现代作家研究丛书 主编 汪义群



德 莱 塞 研 究

蒋道超 著

Theodore Dreiser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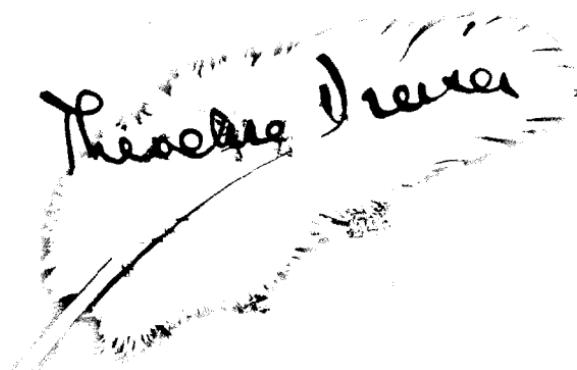
此书获深圳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外国现代作家研究丛书

主编 汪义群

德莱塞研究

蒋道超 著



外教社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莱塞研究 / 蒋道超著. -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外国现代作家研究丛书)

ISBN 7-81080-762-5

I. 德… II. 蒋… III. ①德莱塞 - 文学研究 ②德莱塞 - 生平事迹 IV. I71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6178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35051812 (发行部)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p.com.cn> <http://www.sflp.com>

责任编辑: 支顺福

印 刷: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375 插页 4 字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100 册

书 号: ISBN 7-81080-762-5 / I · 093

定 价: 21.5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外国现代作家研究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编 汪义群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刘海平 李文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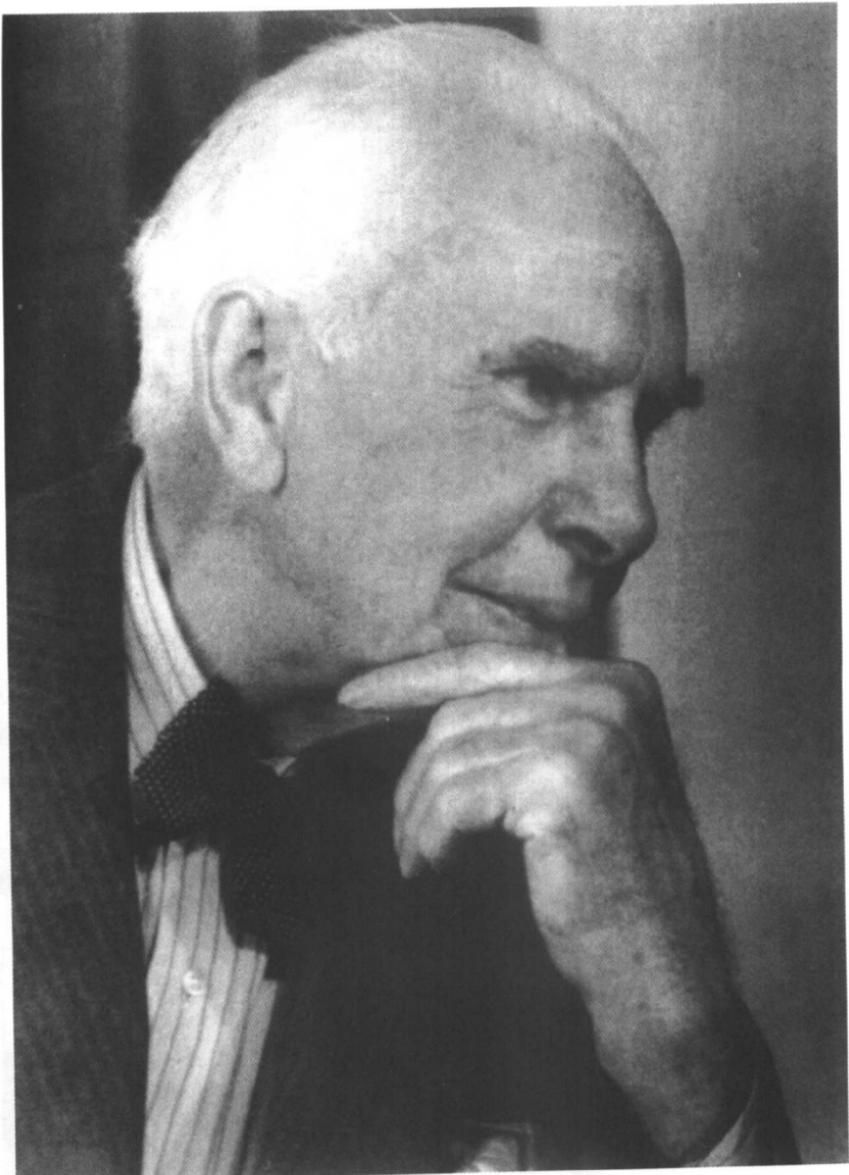
汪义群 陆建德

郑克鲁 杨仁敬

陶洁 郭继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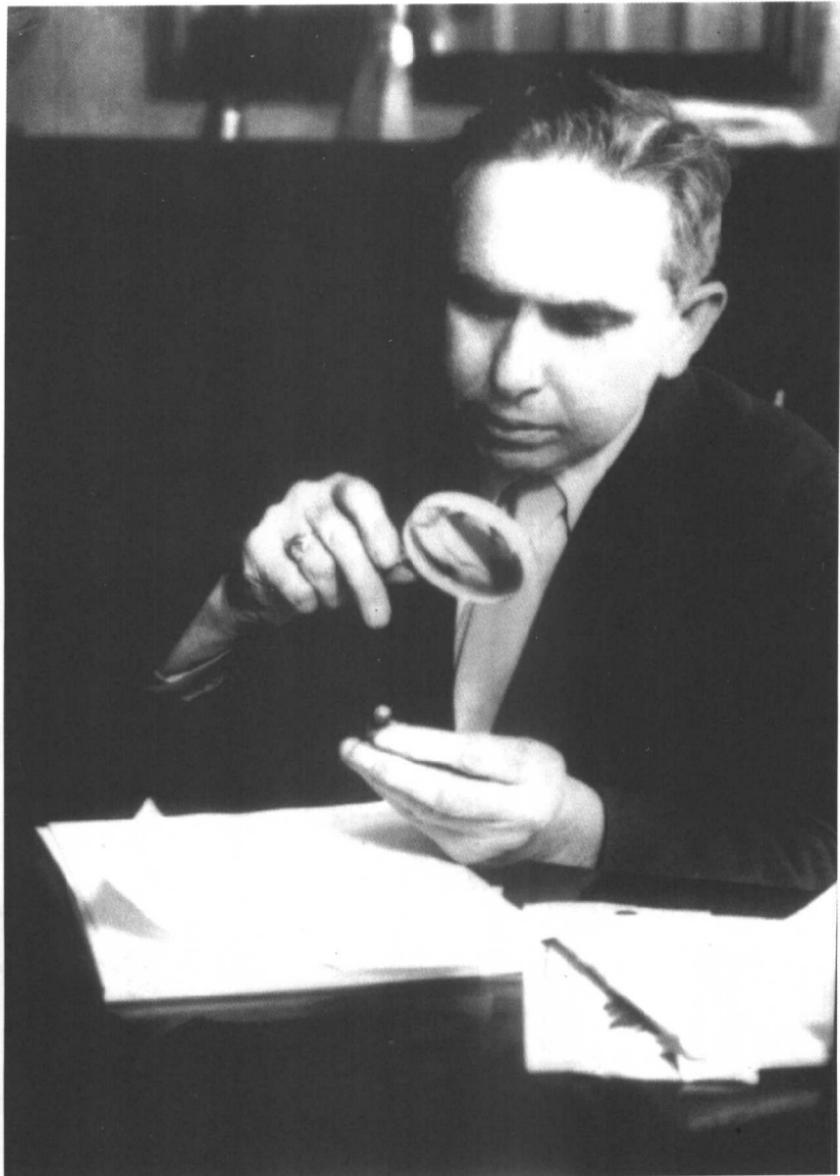
黄源深

34320/8



德莱塞肖像

图片选自 *Dreiser Studies*, Vol. 31, No. 1, Spring 2000



德莱塞在工作

图片选自 Keith Newlin & Frederic E. Rusch, *The Collected Plays of Theodore Dreiser*



Теодор Драйзер (САШ)

В России я увидел народ, умевший мыслить и именно в России скорее, чем в комлибо другой стране, суждено в наши дни появиться великим открытиям как в сфере практических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й, так и в области мысли. Так,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верю. Мы живем в беспокойную эпоху, наш земной мир исстесняется в поисках выхода из тупика, — и нуждены теперь, когда Россия может дать нам что-то новое, заранее счищие подсказки нам, что надо почтить ей и дать все, что она может.

Теодор Драйзер

ТЕОДОР ДРАЙЗЕР — крупнейший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Погиб в СССР (в 1959 г.) определив поворот в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и Драйзера. В своей последней книге „Трагическая Америка“ он выступает решительно против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за социализм.

苏维埃政府宣传德莱塞访苏之明信片(德莱塞访苏期间,苏维埃政府颁发的明信片)

图片选自 Thomas P. Riggio & James L. W. West III,
Dreiser's Russian Diary

Monday, Nov. 7-1827 - Grand State, Moscow

I am awakened by the music of a band and the tramp, tramp, tramp of soldiers entering the Red Square. It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10 days celebration of the 10th anniversary. And although it is only ~~8:30~~ here there come - long lines of marching troops - The Red Guard - Kurds from Kuchta - The Don Cossacks in long flying coats, tall spurs + fur caps and riding small but affably strong + swift horses. And a few companies of Siberian riflemen. And here the nothwood guards in long great overcoats and some special design of caps - and all shoulder slung with rifles; and as the frontier guards; and the a hoop of revolutionists from Georgia with grey bands + heavy fur + riding dark-hoofed horses. It was said that they fought bitterly against the white uniforms and are all that are left of a large division of fighting men. And now Caucasus mountain artillery with light mountain wagons fitted with small cannon or machine guns.

德莱塞手迹

图片选自 Thomas P. Riggio & James L. W. West III,
Dreiser's Russian Diary

总序

汪义群

编纂一套现代外国作家研究丛书，作为新时期以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总结，是我多年的愿望。

自五四运动以来，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已经走过八十多个年头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外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文学创作。鲁迅先生甚至将外国文学的译介者比做“盗火的普罗米修斯”，由此可见，它对于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起到了何等巨大的作用。

然而，自 20 世纪中叶起，由于苏联文艺思想的影响以及极左思潮的干扰，外国文学，尤其是现当代外国文学的研究，处于低谷状态。一方面表现在译介的内容明显狭窄，人们关注的仅仅是高尔基、萧伯纳、杰克·伦敦、马克·吐温、德莱塞等所谓揭露社会弊端的“进步作家”。即使对这些进步作家，也仅仅着眼于他们社会批判的一面，对于他们张扬人道主义、提倡个性解放的一面，或则避而不谈，或则作为其“阶级局限性”或“时代局限性”加以剔除。而伍尔夫、乔伊斯、福克纳、卡夫卡等现代派作家，则一直背着“颓废没落”、“腐朽反动”的骂名。除非作为批判用的内部资料，一般读者对他们无从了解。至于那位直到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回到她

所深爱的中国的赛珍珠，则始终是批判的对象。

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的真正繁荣，应该从20世纪70年代末算起。经历过漫长而充满苦难的“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在欢庆共和国新生的同时，渴望着精神的食粮。很快，《安娜·卡列尼娜》、《傲慢与偏见》、《简爱》、《双城记》等经典名著重新回到了读者的书架。与此同时，人们又把眼光放到了一些更加晚近的作家身上。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是一个文学创作、研究和翻译百废俱兴的时代。人们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了解和借鉴现当代文学的需求与日俱增。为了满足人们的这一迫切需要，老一代翻译家纷纷拿起生疏已久的译笔重返译坛，译界的新秀也不断涌现。与此同时，国内各重点大学纷纷开设英美文学或外国文学研究生课程，招收了文革以后第一批研究生。这些研究生课程的设置，为我国现当代外国文学研究培养了一支生力军。目前我国活跃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内的诸多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便是其中的佼佼者。80年代以来，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爱好外国文学的学生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由于与国外文化交流的长期隔绝，新时期学者的关注目光，更多地投在现当代作家身上。福克纳、菲茨杰拉德、伍尔夫、贝克特、萨特……这些以前还鲜为人知的外国作家，逐渐进入了我国读者的阅读领域和专业人员的研究视野。

令人高兴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方面的工作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现在应该是收获的季节了。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我国已经拥有我们自己的福克纳专家、海明威专家、奥尼尔专家、赛珍珠专家……。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编纂一套外国现代作家研究丛书具备了可能性。

1998年夏，笔者与来沪开会的陶洁、陆建德、刘海平等教授谈起编纂这样一套学术丛书的想法，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支持。他们还慨然同意为本丛书撰稿。

总序

丛书之所以取名为“外国现代作家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当然出于划定时间界限的考虑，顾名思义，古典作家当然不会包含在本丛书之内。这并不是说对于荷马史诗、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我们已经研究得很透了，不再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只是希望在过去未曾涉猎或涉猎不多的领域内多作一些耕耘。另一方面的考虑也在于“现代”一词的宽泛性。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现代”一词与“传统”、“古典”相对。凡不属传统和古典的均可以称作现代。而我们的划分要相对严格一些，将“现代”界定在19世纪初期以后。也就是说，凡活跃在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甚至更晚近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外国作家，都可包括在内。因此尽管这套丛书的第一辑只选了福克纳、海明威、赛珍珠、艾略特、惠特曼、伍尔夫、奥尼尔、普鲁斯特、菲茨杰拉德等18位作家，但这个系列是开放的，作家的名单还可以继续延伸下去。第三，自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的文艺思潮和文学流派层出不穷。在诗歌、小说和戏剧领域内，自然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意识流、荒诞派等流派此起彼伏。这些思潮和流派反映了西方知识分子对于文学艺术的本质的思考。这种思考在每个作家身上都会有所体现。我们希望这套外国现代作家研究丛书，也能从某个侧面真实地反映出将近200年来西方文艺思潮的流变。

另外，关于丛书作者的遴选，也想在此作一说明。笔者最初的想法是约请国内对某一作家的研究最具权威性的学者。他或她应该翻译过该作家的作品，应该发表过相关的学术论文，最好出版过有关该作家的评传或专著。为此，我们请陶洁写福克纳，杨仁敬写海明威，李野光写惠特曼，刘海平写赛珍珠，陆建德写艾略特，郑克鲁写普鲁斯特，朱静写纪德，瞿世镜写伍尔夫，郭继德写阿瑟·密勒，文楚安写金斯伯格，都是绝好的人选。嗣后，在听取不少学界同仁的意见后，笔者对作者的遴选标准作了一些调整。除了上面



提到的资深学者外，我们也将目光放在更年轻的作者身上。尤其是那些曾经以该作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的青年学者。

最后，想谈谈对于这套丛书的整体构思。作为一套丛书，每本书的正文应该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一、作家小传，二、代表作品的分析，三、该作家在欧美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四、该作家在我国的译介情况。笔者相信，如果每本书都能较好地完成以上四个方面的任务，它将为读者提供有关这位作家比较全面的研究成果，就有可能满足不同层次的读者的要求，既满足一般文学爱好者希望了解某一作家的需求，又满足外国文学研究者希望追踪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愿望。试以赛珍珠为例。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位外国文学的爱好者如果想了解赛珍珠这位作家，只需阅读本丛书内《赛珍珠研究》一书的第一、二部分，便可以将这位作家的生平和代表作品尽收眼底。如果是一位打算以赛珍珠为研究课题的外国文学专业的研究生，那么，他还得读一读该书的第三、四部分，即该作家在欧美的研究历史与现状，以及该作家在我国的译介情况。这样，他不但可以了解到国外对于赛珍珠在不同的时期曾经出现过哪些不同的评价，对于她的研究目前走到了哪一步，取得了哪些成就，而且可以知道赛珍珠的作品最早是由谁翻译介绍到中国，以及在我国国内引起过哪些反响，国内的学者在这方面做过哪些工作，等等。这样，前人做过的工作，我们不必再去重复。过去未被人们重视的课题，正需我们去关注和发掘。而前人研究中未有穷尽之处，或值得商榷之处，甚或疏漏失误之处，也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新课题。诚如此，学术的研究就有可能薪火相传，就有可能在不断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传承。当前学术界各写各的、互相重复、互不通气的弊端也有望得到改观。这正是本人所期待的。

2002年8月于上海外国语大学

德 莱 塞 研 究



目 录

第一 部

第一章 艰辛的青少年生活	1
第二章 记者、编辑生涯	15
第三章 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27
第四章 卷入政治	54
第五章 追求永恒的真理	64

第二 部

第一章 难以超越文化的假定:20世纪中美德莱塞研究述评	70
第二章 德莱塞与自然主义	85



第三章 《嘉莉妹妹》与无尽的欲望	118
第四章 《珍妮姑娘》：动物行为与精神的升华	144
第五章 《金融家》：消费语境下的越界和抑制	177

第三部

第一章 消费主义对德莱塞的影响	212
第二章 《巨人》：虚拟交易与消费文化	237
第三章 《“天才”》：商业物质主义与精神追求链接的失败	265
第四章 《美国悲剧》与消费主义的消极影响	283

第四部

第一章 神之光的照耀：从《堡垒》看德莱塞与基督教文化	312
第二章 《斯多葛》：价值体系的重建	335
附录	365
后记	385

第一部

第一章

艰辛的青少年生活

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 1871 年 8 月 27 日—1945 年 12 月 27 日)出生于美国印第安那州的德雷霍特镇。他父亲约翰·保罗·德莱塞和母亲萨拉共生了 13 个孩子,但仅存活了 10 个,德莱塞排行第九。他的父亲于 1844 年从德国迈恩移民来到美国后,渴望出人头地。他先在马萨诸塞州的萨默维尔一家毛纺厂找到了一份工作,然后辗转来到俄亥俄州的米德尔顿,在乔治·艾力斯的毛纺厂找到了工作。不久,他和萨拉私定了终身,但由于约翰·保罗·德莱塞是天主教徒,而萨拉家人则是反天主教派的,因此,无奈之下,他们只好私奔,并于 1851 年结为秦晋之好。当时,萨拉年仅 17 岁,约翰已经 29 岁。婚后,他们移居印第安那州的韦恩堡,然后又在德雷霍特镇定居下来。这期间,他们生了 3 个孩子,但有 2 个在 1854 年夭折了,第三个在次年也死了。

保罗在此期间曾经发达了一阵子,他的收入足以供养全家人的生活,并且后来又成为沙利文镇一家毛纺厂的业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场大火使工厂毁于一旦,同时也将约翰的好运带走,因为他在这场变故中不仅经济上损失惨重,而且身体也致了残。



一根大梁木砸在保罗的头上和肩膀上，致使他一只耳朵失聪。^①据德莱塞后来说，他家从此在经济上和心理上都一蹶不振。^②德莱塞家的成员对于这场事故的解释往往过分强调其后果。保罗身体的衰竭其实并不像传说的那样迅速，因为 1869 年 3 月，保罗已经全部康复，与工厂老板朱厄特兄弟结成了伙伴关系。直到年底，朱厄特兄弟才宣称解除与保罗·德莱塞的伙伴关系。1870 年 5 月，昌西·罗斯以 1 万多美金的价钱买下了工厂，让保罗任经理。在 1870 年的人口普查中，约翰·保罗·德莱塞的职位是“毛纺工厂主”，拥有 1700 美金固定资产，个人资产价值 500 美金。虽还算不上富人，但他还是事业有成，生活美满、体面。一位当地人记得，“他们一家坐在教堂里一大片，是一道很壮观的风景线……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家庭。”^③但保罗那年秋天或者是冬天丢掉了职位，其直接原因是一场暴风将厂房的顶层吹掉。保罗“开始变得冷漠，逃避现实，试图严格要求孩子们按照宗教要求行事”。^④1871 年 3 月，约翰·保罗·德莱塞在德雷霍特的新家面临着凄凉的未来，但赫曼·西奥多·德莱塞偏偏于此困境中出生。

西奥多·德莱塞出生时便难以置信地矮小，一副病病恹恹的样子，不时发出微弱的哭声，所以在出生时就受到了特别的关怀。结果他成了一个离不开妈妈的孩子。在他的记忆里，他的妈妈具有甜美而优雅的心灵，善良和蔼的笑容，自然的理解力、忍耐力和一颗慈爱之心。而在对待父亲的态度上，德莱塞总认为他过于虔

① Philip Gerber, *Theodore Dreiser Revisited*,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2, p. 2.

② 参见 Thomas Riggio, *Biography of Theodore Dreiser*, <http://www.library.upenn.edu/special/dreiser/tdbio.html>, Copyright, 2000。

③ 转引自蒋道超，《德莱塞》，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6 页。

④ F. O. Matthiessen, *Theodore Dreiser*.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Publishers, 1973, p. 5.

诚的宗教倾向是他们家的贫困之源。不管怎么说，德莱塞遗传了父母双方的一些性格因素，“遗传了他母亲的热情和虚怀若谷，父亲的固执己见”。^① 根据德莱塞在自传《黎明》(1931)中的描述，他父亲喜欢读《圣人传》、《芝加哥新闻》之类的书籍。他艰苦勤勉，但宗教热情太高，脾气暴躁，这始终让德莱塞难以忍受。他不仅不能给全家提供经济上的保障，而且每遇挫折便依靠祈祷上帝以求平安，只相信来生的幸福，而不管今生。他父亲虽然可以用父亲的权威让孩子们服从，但他却无法让他们心悦诚服。结果，德莱塞的兄弟姐妹在长大成人之前或者成人之后都和父亲分道扬镳，纷纷背叛了他。“他和孩子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这些孩子们一是受够了他的吹毛求疵，另一方面因为他们一直都在为家庭的生存而奔波劳作，所以他们听不进，更不要说接受他对他们行为的责骂了。”^② 小保罗和一群想当演员的人混在了一起。第二个孩子罗姆追求安逸和享乐。他在一家报社当加料工人，但在晚上，就穿上引人注目的服装去参加体育项目，嘴里叼着牙签，使别人误以为他刚从餐厅吃完饭。德莱塞的一个姐姐埃玛对婚姻或对工作都一点也不在乎，只关心衣服和男人。她有一次对德莱塞说：“我不知道是否因为我们太贫穷的缘故或者父亲太坚持他的天主教信仰，但我对未被我所拥有的一切都疯狂地想拥有。父亲总谈论体面的婚姻，但我并不想结婚。”^③ 父亲还霸道地坚持让他的孩子到教会学校接受教育。教会学校在科目设置上很传统，很陈旧，所灌输的都是宗教方面的知识，而且纪律也异常严厉。在学校要讲德语，男孩子们要脱帽，对一脸严肃、在大厅里巡视的牧师说“赞美

① F. O. Matthiessen, *Theodore Dreiser*.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Publishers, 1973, p. 4.

② Ibid. p. 6.

③ 转引自蒋道超，《德莱塞》，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页。